



中南文藝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編

抗美援朝文藝叢刊

苦根記

林計 漫森 作畫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一 沒爹沒娘

大富的名字叫大富。

大富常常想：不叫大窮大苦，爲什麼偏叫大富？

連一根乾草也沒有，更不用提草垛，名字倒起得怪受聽，這事兒大富想不透。

去問問爹吧，爹早不能說話了，人們說爹死了，死了就再也看不到，這個大富還曉得。

大富就常想娘。

想娘也沒用，娘死是沒死，可是堵在高牆裏邊出不來，娘在牆那邊，大富在牆這邊，一道牆隔成兩個世界，想見娘一面都辦不到。

爹死了，娘見不上，沒爹沒娘，世上沒有疼大富的人啦。

大富就一個人活在世上，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睡覺，一個人玩兒，一個人笑，笑很少，老是一個人哭。

哭着哭着，就恨起那個『草不生』。

一一 草不生

草不生的名字叫曹博聖，人們當他面叫曹大爺，背地却都叫他草不生。

大富背地聽人講，說他走過的路，連草也不生，因此叫他草不生。

有一回，草不生搖搖擺擺的走過來，大富躲在牆角兒偷看了看，走過去，真的沒有草生出來，大富也就叫他草不生。

大富從小怕蛇恨蛇，可是想起草不生來，比蛇還怕，比蛇還恨。

從記事的時候，大富就記得：三天兩頭，替草不生跑腿的曹二丑，總是到大富家來，不是討賬，就是要款。

大富問爹：『爹，咱們怎麼欠草不生這多賬啊？』

爹說：『咱們是窮苦人。』

大富又問：『咱們為什麼是窮苦人呢？』

爹嘆了一口氣，懶洋洋的回答：『你去問草不生！』

大富睜了睜眼睛，又問：『爹，草不生總不見種田，為什麼吃得好，穿得潤氣，還那麼大狠氣？』

爹看了一眼大富，又嘆了一口氣，沒說話。

大富也學爹嘆一口氣。

過了一陣子，大富又問爹：『咱們欠草不生的賬什麼時候能還清呀？』

爹背過臉說：『欠草不生的賬，沒個還清的時候！』

末後有一回，曹二丑又來了。一來就吵呀叫呀。家裏實在沒一個錢，曹二丑就舉起手打爹，爹用手一架，說：『欠賬總沒欠打！』曹二丑氣得臉發青，跳起三尺高，又罵又叫：『好！狗雜種！還敢打老子！叫你有好看的！』

第二天，就來了幾個辦公事的，把爹抓走了。

娘哭着，大富也跟着哭。娘說：『把你爹抓到衙門裏押起啦！』

大富跟娘到城裏去看爹，衙門裏人不叫見。又哭着回來了。

過了幾天，曹二丑來了，對娘說：『你男人是共產黨，已經辦啦，莫再妄想了！』娘一聽這話，立時倒在地下，眼珠直翻，臉發白，口吐白沫，一句話不說。

曹二丑向娘吐口唾沫說：『你不要裝洋蒜，欠的賬總要還，還不起拿你去頂！』大富爬在娘身上，哭着喊娘。

娘醒過來以後，不哭也不說話，只是呆呆的看着大富。大富看娘怪可憐，又哭了。

果然過了一陣，來了幾個人，要拉起娘走。

娘好像從夢中驚醒，一把拉住大富，放聲大哭：『我的苦命的兒呀！沒爹的兒

把孩子帶着！」



那些人扯的扯，拉的拉，娘抱住大富死也不放。曹二丑走上前，用棍子「拍」的一下，娘那隻手猛一縮，鬆開了。

呀！遭孽呀！」

那幾個人二話不說，扯着娘就拉。娘一隻手抱住大富，一隻手死命推開那些人，破開嗓子喊：「你們強盜呀！狗掏了心肝，無法無天，大白天搶人哪！」

曹二丑嘿嘿的笑着說：「請你到曹大爺家去享福，你也拿架子！」

那些人扯的扯，拉的拉。娘抱住大富死也不放。曹二丑走上前，用棍子「拍」的一下，娘那隻手猛一縮，鬆開了。

大富哭着叫着，往娘身邊撲。曹二丑一脚，把大富踢倒在地下。

那些人把娘拉到門口。娘咬了咬牙，轉過糊滿眼淚的臉說：「叫我

曹二丑喝說：『曹大爺又不短兒，帶他幹屁事！』

死拉活扯，把娘硬拉走了。

大富就一個人哭呀叫呀，沒人問，沒人管。

哭着哭着，跑到姥姥家去了。

三 火車

姥姥看大富親，抱住大富，又乾又瘦的手在大富頭上摸呀摸呀，眼裏淌出眼淚。

大富眼裏也淌出眼淚。

兩個表哥可誰也不跟大富玩兒，大富一看見就害怕。

大表哥跟着舅舅，成天在田裏，哼吃哼吃的做活，像一頭小毛驢。二表哥成天在車站上檢煤渣，一回家來，也不跟大富說話。

大富就天天跑到車站跟前去看火車。

火車冒着烟，比幾千個烟肉裏冒出的烟還多，卜突卜突的，一股接一股，衝到天
空，像一股黑雲彩。每一個車廂裏坐着不少人。火車跑起來那麼長一連連，也看不見
牛拉，也看不見人推，跑得蠻快，這是怎麼搞的？大富想不透。想問人，沒個人問。
看火車，天天看，看膩啦。就跑過去看那些檢煤渣的孩子。盡是些不大不小的孩

子，那一個都比大富大，手裏提着個籃籃，一個個髒臉蛋，手烏黑，有的不穿上衣，露出曬黑的脊背，有的連褲子也不穿，光着黑屁股。

火車剛一開過，那些髒孩子就一手提籃籃，齊擁到停過火車的地方，你搶我奪，把火車頭廂下的煤渣搶到自個兒的籃籃裏。搶着搶着，手抓起煤灰就打起來，滿身滿臉都是煤灰，汗一流，臉上一條條的花道道。

火車走遠了，煤渣搶完了，打完了，就都坐在垃圾堆上，你罵我，我罵你。大富有的聽懂，有的聽不懂。

二表哥本領不小：吹過哨，火車『吼』的叫一聲，慢慢的開動的時候，二表哥就一縱跳到火車幫上，扳着車口，一個勁兒的往籃籃裏撥煤。

和二表哥差不多大的那個麻臉本領更大：火車開動，麻臉躺在火車底下，等火車



大富沒聽姥姥的話，偷偷的撿了個小籃籃，到車站去了。

一走過去，就一咕碌爬起來，趕到別的孩子跑過去的時候，他已經檢了半籃籃煤渣。看着看着，大富覺得倒怪不錯。就跑近那些髒孩子，可是大夥誰也不理他，誰也好像沒有看見他。

大富想：這營生倒好玩兒！

回家對姥姥一講。

姥姥看着大富說：『我的沒爹沒娘的孩兒，你年歲還太小，等長大了，有你受不完的苦，忙什麼……』

大富沒有聽姥姥的話，偷偷的提了個小籃籃，到車站上去了。

四 檢煤渣

檢煤渣的孩子裏，屬大富小，屬大富白，屬大富。

誰也想欺負他。都喊他『小白臉！小白臉！』

有的還喊他『小白猴兒！小白猴兒！』

還在他瘦瘦的白臉蛋上用手指擰。

在這一夥孩子裏，大富就是太白了，白得太難看。

搶煤渣的時候，大富給別的孩子老是擠，老是擠，擠得遠遠的。

大富就到停車廠外面的垃圾堆上去檢，垃圾堆上的煤渣不大好，太敗了，別人不檢，只有幾個女孩子檢。

太陽從大西邊地上鑽進去了，大富提着半小籃籃煤渣回到姥姥家，煤渣不好，可是舅舅高興了，大表哥喜歡了，二表哥也看了看大富。

慢慢的大富的臉也曬黑了，光着膀子，脊背也曬黑了，煤灰黏在臉上，有銅錢那麼厚，汗像小蟲蟲，一條條爬在臉上。

慢慢的大富也到火車下檢煤渣，和別的孩子們玩熟了，一塊打鬧，一塊玩兒，也學會罵人。

大富還交了個小朋友，那個大眼睛，小耳朵，比大富稍大點，叫中萬。不知道怎麼搞的，兩個人就好起來，挺不錯。

中萬送大富一個小玻璃瓶子，大富送中萬一把小鐵刀子。

這麼着，天天在煤渣堆上滾來滾去，天天在鐵軌上滾來滾去，日子久了，慣了，比過去一個人活着強多啦。



大富還交了個小朋友，不知道怎麼搞的，兩個人就好起來，挺不錯。

五 打架

二表哥斷不了跟大富打架。

可是大富也學硬了，敢跟二表哥對手。

二表哥罵大富『小雞種』，大富回罵二表哥『二雞種』。

二表哥罵大富『野猴』，大富回罵二表哥『野狗』。

二表哥朝大富胸口一拳，大富翻轉身，朝二表哥屁股冷古丁一脚。

兩個扭起來打，大富被二表哥壓倒在地下，打得面青眼腫，可是大富腳踢拳揮，

一點不現軟。

一打完架，兩個人又沒事。

麻臉也常打大富。大富打麻臉更打不過，總是被麻臉右腿一絆，用肘一推，摔在

地下，跌得生疼。

在這時候，中萬就罵麻臉：『麻疙瘩，麻疙瘩，欺軟怕硬不像話！』

麻臉丟開大富，扭起腰，走近中萬說：『狗吃猪食，愛管閑事！』

中萬說：『路不平，旁人剷，你光欺負人，誰也看不慣！』

麻臉走前一步，朝中萬左眼一拳，罵：『看你看慣看不慣！』

中萬左眼打腫了，眼淚從青腫的眼裏流出來。

大富見麻臉打中萬，從地下立起身來，跑上去抱住麻臉的腿，死命一拉。麻臉冷不防，砰的一聲，跌倒在地下。

可是麻臉這傢伙就是勁大，他把腿使勁一伸，蹣開了大富，立時翻過來，又壓在大富身上。

二表哥在一旁看氣啦，往手上唾了口唾沫，趕前兩步，兩手扳住麻臉的肩膀，往後一拉，拉了個麻臉仰面朝天。

中萬去開捂住左眼的手，也趕前兩步，一撲騎在麻臉身上。差不多同時，大富已經爬起身來，一竄上前，抱住麻臉的手。

二表哥在扳倒麻臉的時候，就用手骨節在麻臉頭上敲起來。中萬的拳頭在麻臉胳膊上、胸上落下來。大富手空不出來，就用口在麻臉肩膀上咬。

這一場好打，只見腳踢拳飛，打作一團。

中萬一邊打，一邊叫：『看你稱王稱霸，我們三個人總打你贏！』

六 火車上載着兵

火車每天來，每天走，比一個人吃飯睡覺還準。

奇怪！這幾天忽然變啦！

像無數條蛇，剛過去一列火車，跟着屁股又是一列，一天不斷頭，不像過去那麼有準時候了。

一列一列的火車上，坐滿穿軍衣的兵，拿着槍，打南邊像飛一樣的給火車拉到北邊去了。

哪兒來的這麼多穿軍衣的兵？到北邊去幹什麼？大富想不透。問別的孩子，別的孩子又反轉來問大富。只有麻臉对大家說：「連這也不知道，聽我說，北邊不是有道黃河嗎，黃河的水比這些兵穿的衣裳還黃，他們想到黃河去洗個澡，染得更黃些。」

二表哥說：「不錯，不錯，我爹到過黃河，我爹說，黃河裏盡是黃泥巴。」

大家都聽得好新奇。大富偏着頭說：「那倒真不錯，麻子，你跟他們去，到黃河裏洗一洗，把你的麻臉給黃泥巴填平。」

大家都看着麻臉笑起來。麻臉抓起一把煤灰往大富臉上撒，大富也抓起一把灰撒麻臉，大夥跟着亂潑起來，煤渣堆上，飛起一片煤灰。

潑了一陣，中萬忽然叫喊：「你們瞧！火車上還有馬哩！」

大家停下一看，一列火車卜突卜突的快進站了，上十輛沒頂的敞車上，一色的站着百十四棗紅馬。

大富奇怪的說：「莫不這些馬也去黃河洗澡？」

二表哥說：『不對，不對，還有好多大砲，不是去洗澡，我知道，這是去打仗呀！』

大富問：『跟誰去打呀？』

這一問，你望我，我望你，誰也說不上。

麻臉向火車望了一眼，舉起籃籃大聲叫：『咳嗨！車開啦，快檢好煤渣去！』麻臉帶頭跑先，大家噙的一聲，都提上籃籃向停火車的地方跑去。

可是站在站台上的兵，把槍栓叭噠一拉，吆喝：『莫上這邊跑。走開！走開！』還朝天放了一槍。

車上的幾個兵也舉起槍，砰砰的打了幾下。

嚇得大夥立時向後轉，快步跑。

跑到煤堆背後，坐下，你拿眼珠翻翻我，我拿眼珠翻翻你。

停了一會，麻臉站起來，望了望車站，嘆口氣說：『咳！咳！真倒霉！怎麼碰上這夥糟糕蛋！』

大夥跟着站起來，向火車乾望。

大富也嘆一口氣：『眼看着火車廂下那麼多煤渣子，就是檢不到，真警死人！』中萬指着站台上的兵罵：『把這些傢伙全淹死在黃河裏！』

麻臉也罵：『打起仗來都叫槍子打死！』

正罵得高興，打煤灰堆那面走來幾個人。先頭一個有四十多年紀，黑袍子，黑褲子，黑鞋，身個不高，臉上像凍青的蘿蔔一樣，濃眉毛，翹鼻子，頸子特別短，像被人從頭上使勁按了一下，把頭壓進了胸腔，又努力往出伸似的。手裏甩打着一根文明棍。

大富一看就認得：嗨！這不是草不生是鬼！

草不生可不認得大富。

那幾個人走到跟前，草不生把文明棍一揚，鼻子一翹，尖聲尖氣的喊：『小王八蛋們！向火車跑什麼？』

麻臉把籃籃一舉，說：『檢煤渣！』

草不生朝麻臉胳膊上拍的一文明棍，罵開了：『檢煤渣？小王八蛋們！我看你們全是些小共產黨，想破壞！』

罵着罵着，又把文明棍一揚，尖聲尖氣的說：『給我滾得遠遠的！再要跑近來，敲斷你們的小狗腿！』

大夥縮着臉，慢慢的走開了。

七 共產黨是什麼

走了幾步，大富悄悄問中萬：『草不生說咱們是小共產黨，共產黨是個什麼？』

中萬說：『我也說不上是什麼。』

大富說：『草不生以前說我爹也是共產黨，抓去給殺了！』

中萬說：『大概共產黨就是犯罪。』

大富口裏低低的道：『共產黨，共產黨，犯罪？』忽然像明白了似的低聲喊起來：『共產黨一定是個好的！』

中萬望着大富問：『爲什麼？你怎麼曉得？』

大富說：『草不生說不好的，總一定是個好的！』

中萬點着頭說：『你說的，大概不錯！』

第二天，中萬把大富拉到一堵牆下邊，悄悄的說：『你昨天說的果然不錯！』

大富睜大眼睛問：『我說的什麼？』

中萬說：『果真有個共產黨，在北邊。』

大富問：『你聽哪個講？』

中萬把口放到大富耳朵邊說：『聽哥哥講，我哥哥跟爹說的，我聽見啦。我哥哥

叫不要亂講，你可莫給人說！』

大富問：『你哥哥幹什麼？』

中萬說：『我哥哥在火車上當工人。』

大富低下腦袋想了想，又向四外望了望，隨後問中萬：『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中萬說：『我也沒見過。你二表哥說對了，這些兵就是開去和共產黨打的。』

大富說：『共產黨大概很厲害，你不看開去多少兵呀！』

中萬說：『我哥哥說，共產黨來就好啦！』

大富忙問：『什麼時候來？』

中萬說：『這個我也不曉得，我哥哥說：美國人幫蔣介石打共產黨，可是再幫也打不過，共產黨終究要來的！』

大富又問：『美國人是什麼人？』

中萬說：『我也沒見過。』

大富說：『幫蔣介石打共產黨，美國人總也不是個好狗日的！』

中萬說：『那還用說。共產黨要來就好啦，共產黨總不會不叫咱們檢煤渣。』

正說着，麻臉走過來，兩個人就閉了口，不再說話。

麻臉說：『你們爲什麼不去檢煤渣？』

中萬說：『你敢去！』

麻臉往車站看了一眼，說：『真王八蛋！昨天硬打的不叫檢，今天我家裏起不了火！』

大富說：『你敢去，你去檢！』

麻臉嘆口氣，咬咬牙，說：『不敢也沒辦法，總不能等着餓死！』

說完，把籃籃往左胳膊上一掛，輕手輕腳的溜到火車跟前。一到那裏，兩隻手像雞爪子一樣，往籃籃裏撥拉煤渣，還沒有撥拉滿，站起身飛快的往回跑。剛跑了兩步，糟啦！後面草不生和曹二丑追上來，曹二丑用棍子朝麻臉屁股上一揮，打了個馬爬地。站起來，又一棍子打過來，麻臉腰身一閃，棍子落了個空。乘曹二丑又掄起棍子的中間，麻臉一溜煙跑了。籃籃裏的煤渣撒完了。

麻臉跑到大富和中萬跟前，用右手摸着屁股，裂起嘴。鼻子在跌到地下的時候碰破了，鼻子嘴被血糊得紅打流稀的。

三個人都不講話。大富看着麻臉，覺得麻臉怪可憐，把打架吵嘴的事全忘了。

回到姥姥家裏，姥姥正哭得呼天喊地，舅舅抱着頭一聲不吭。把大富鬧得莫名其妙。鬧了半天，才曉得大表哥給車站上住的兵拉走了，姥姥正下蛋的兩隻草雞也給捉去啦。

打這兒開始，周圍幾十里給鬧得雞飛狗叫，人畜不安。那些兵每天出來，要糧